

1966年

王小妮·作品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People's Oriental Publishing & Media



东方出版社

The Oriental Press

014019139

I247.7
1558

1966年

王小妮·作品



I247.7
1558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People's Oriental Publishing & Media
 东方出版社
The Oriental Press



北航

C1708054

8810101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966年 / 王小妮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3.10
ISBN 978-7-5060-6953-3

I. ①1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47324号

1966年 (1966 NIAN)

策 划: 高玉梅 黄晓玉

作 者: 王小妮

责任编辑: 韩 喆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20 000册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7.625

字 数: 11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6953-3

定 价: 35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04

知行

东方知行社
知一半，行一半；
看一书，定一魂。

| 前言 |

1966年的模样，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，或者不准备了解，或者当它是一桩沉年旧事，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。

虽然，热衷于大历史的，始终还把它当作一个极特殊的年份，或褒或贬，我倒觉得它更像罗生门，未来会持续出现新的无限的讲述空间。

收在《1966年》里的11个短篇，是有关这一年的系列小说，写在1998—1999年间，这是第一次结集出版。刚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逐篇重新修改校订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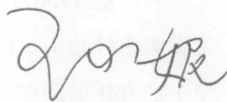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把1966年当作一个普通的年份来写，这涉及一种历史观。常常大事件临头，任何的个人和群体都被夹带裹挟，没人可能获得时空上的真正的洞穿力，即使一时的大获全胜者或某一瞬间里的自弃性命者，在本质上，这个人 and 那个人的区别大吗，时光渐渐推移，实在看着不大。为什么忽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，为什么随意搭上一辆火车就能去任何地方串联，为什么人群亢奋一哄而起，想打倒谁就能打倒谁，想抄谁的家就去抄谁的家。很少人问为什么，事情来了就是来了。任何个人，对于下一秒钟他将面对什么，都茫然不知，遍看天下，无一例外。各种感受掺杂搅扭在一起，有人快乐，有人惊恐。今天还在快乐，很可能第二天就变成了最惊恐的一个。

那一年我 11 岁，看见很多，听见很多。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，怕院外木栅栏上的大字报，准备把茉莉花瓣晒成茶叶，一听到喇叭声口号声，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，看演讲，看游街，看批斗，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

这 11 段短故事，写的是那一年里一座北方城市中最普通的人们，写了记忆中 1966 年特有的气味、声响、色彩，和不同人的心理。

普通人的感受，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。任何真实确切的感受，永远是纯个人的，无可替代的和最珍贵的，是可能贯穿影响每一条短促生命的。

希望这 11 段故事能留记那一年人世间的末梢，并依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。



2013,8,5, 改于长春

| 目录 |

壹 | 普希金在锅炉里 Page 001

贰 | 钻出白菜窖的人 Page 023

叁 | 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 Page 043

肆 | 新土豆进城了 Page 067

伍 | 一个口信 Page 089

陆 | 在烟囱上 Page 107

柒 | 喇叭和像章 Page 127

捌 | 结巴 Page 147

玖 | 火车头 Page 1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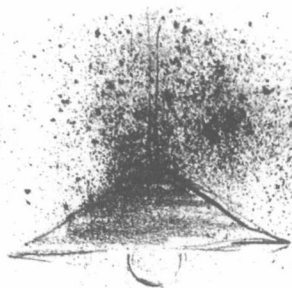
拾 | 燕蛤蜊 Page 189

拾壹 | 棋盘 Page 211

1966年

壹 | 普希金在锅炉里





只要抬起头，女孩就能看见他狭长的脸，而且
他还有胡子，脸的两侧都有哦

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。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四个孩子。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，陈年老土豆的气色。就在这一天以前，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，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。今天，他们都老实极了，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。

父亲说话了，他说：现在，你们都坐好，我们要开一个会。

四个孩子都是刚从室外被叫回来，由寒冷进入了温暖，他们的脸好看地发烧变红了。两个大点的孩子心里说：开会的意思，就是要讲一件坏消息。这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

本来，他们一家人都应当坐到吃饭的房子里，各有各的位置，那才更像开会。但是，从夏天以来，那间房子谁都不愿意多呆，太阳再也照不进那间朝南的房间。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，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，一层压一层。纸上写满了字，带着墨汁的臭味，有时候来几个看热闹的，把纸上写的内容大声读一段。这一家人的餐厅变成了谁都不想停留，又躲避不掉的地方。

父亲说：天冷了，过去一到冬天，单位都会派过来一个锅炉工，给我们烧锅炉，现在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家才这么几口人，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干活是不对的，不应该，非常错误！

最大的那个男孩打断了父亲：这不怪我们，谁让这个锅炉只管我们一家的，这是以前建房子的日本鬼子的错。

父亲打断儿子说：你小点声，我们住在这，现在就是我们的错误，从明天起，你们四个也要学会劳动，劳动最光荣，反正都不上学了，老大负责早上钩火，火要是灭了，你负责点锅炉，老二负责添煤，三儿和四儿一起负责倒炉灰，从今天往后，万一家里大人不在，这个分工也不变，你们都要记住。

大人怎么能不在，哪个家里没有大人光有小孩呢，四个孩子想。

最大的男孩说话了，他有点不情愿：去年来的那个叔叔，天还没亮就把暖气片烧得很烫，点锅炉得几点钟起床呵？

母亲第一次说话，她说：妈妈和你一起来，早上我帮你。

最大的女孩说：爸爸从来不让我们进锅炉房，我不懂在什么时候该添煤，我怕把火给压灭了。

父亲说：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，共产党就最讲认真，只要认真，没有学不会的事情，共产党人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吗？他才说了这么短的一段话，就引用了两条语录本上的话，懂喊爸爸妈妈的小孩都知道，那话不容反驳。

太阳在这一天提前降落了。窗户上结了薄霜，凝血那样的暗玫瑰色。因为还没开始烧锅炉，一家人都感到哆嗦，不只是皮肉，骨头节儿都在哆嗦。父亲站起来说：早点上床吧，进了被窝就不冷了，我给你们烧热水盥去。

父亲把开水壶的壶嘴儿对准了白陶瓷的水盥的嘴儿，它的形状的确像一只硬壳的鳖，有点憨笨，装了热水它很快变烫了。

父亲听到流水声，在他能控制的均匀的流动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声响？他试着辨别流水以外的响声。从1966年秋天开始，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，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，喊他的名字。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，然后，又马上从自己家的某个角落里挺身起来，他要喊得响亮一点，他说：到！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，紧张短促，像一段折子戏，已经在父亲的脑子里彩排了无数次，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，他都感到了不耐烦。

热水鳖窜热了四个孩子的被窝。现在它卧在父亲穿着棉衣的怀里，他的胸腹前面格外诚实而温暖。母亲在掀平一张绿色细花瓣的棉被，她说：你不睡吗？父亲低声说：我听见起码有三个人从窗户下面过去，就紧贴着我们家的墙。父亲和母亲忽然静止，同时停止了一切动作。

烧锅炉这种事情，这一家人谁也没做过。天还没有亮，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大男孩一起在小锅炉那儿忙，木头劈柴燃着了火，发出树木的香味，煤被劈柴点燃发出臭味，也许木头喜欢燃烧，煤厌恶燃烧。屋子里很快注满了烟，三个人都在擦眼泪。父亲说：有烟最好了，有烟说明煤还没灭，有烟就有希望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敲门声，透过狭长黑暗的走廊深深地传进来。父亲垂下两只抓煤的手，他停了一下，才说：都别动，别慌张，我去开门。

在乳白色烟雾的锅炉房里，父亲看见妻子和儿子的脸跟两只瓷挂盘那样定在空中。敲门声并不很急促，有点虚弱。父亲想，这几乎就是我在敲门呢，除了我这种岌岌可危的家伙，还有谁这么胆小？

父亲用了点力气，打开结霜的门，外面站着个穿棉大衣的高个子，

嘴唇里正吐出一串长椭圆形的白气。等气散了，很年轻的脸才露出来。你找谁？父亲问。

年轻人放下狗耳朵一样立着的大衣领子：我去年给你们烧过锅炉的，不认识了么？

他们就站在门口的一个下深的台阶前说话。这是一栋日本人战败撤离后留下来的老房子，他们站的那角落，在日本语里叫玄关。

年轻人说：今天是给暖气的第一天，去年就是今天，我来你们家烧锅炉的，我日记上都记着呢，今天我又来了，还带了引火的松树明子。

父亲感到很为难，他的嘴唇里不断地说：可是，可是……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脑袋里像注进了混凝土。终于，他尽量委婉地说话了：可是，烧锅炉，这是单位里才能决定的事情，再说，我们已经想好了，自力更生，这个小锅炉，今年我们自己烧，今年和去年，不一样了，你明白我的话吧？

年轻人把两只手从很窄的大衣袖管里抽出来，这之前它们一直抄在袖子里。他说：再不一样，冬天也是得冷，锅炉也是得烧，对吧。

父亲突然用很低的声音问：是我们单位叫你来的么？

说完这话，父亲感到身上的毛孔都立起来了，他像一只受到了突然袭击的刺猬，带着浑身的刺，他想：现在，可不敢相信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。

年轻人又吃力地把手袖起来。他说：是我自己来的，我没报考大学，在家里也是闲着，想找个事做。

父亲打断了年轻人：可是，烧锅炉得请示组织。组织上不让，你就不能来，同志！你和我，谁能不听组织的？

这时候，大男孩从长廊另一侧跑出来喊：爸，灭了！

这个孩子带过来的煤烟味一直顶到了大门口。

年轻人说：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，我不是要跟你们单位领一个月十五块的锅炉工钱，我就帮你烧几天，我连单位也没有，一个社会上的大闲人，等你们自己能烧了，我就不来了。

男孩子和他的母亲，还有刚爬起来的三个女孩都站在玄关后面的台阶上，把屋子里暗黄的灯光几乎全挡住了，使两个说话的男人站在暗处。

母亲说：上班快晚了，我还要去开会。

父亲听到开会，开始移动身体，他抬起脸，看见最小的女孩穿着已经变短了的棉猴儿，短头发睡得全部翘起来，瘦弱哦，像根满脑瓜挑着毛刺的蒲公英站在那儿。父亲说：这样吧，你教教我孩子，让他们一个礼拜以后就能自力更生，一个礼拜，以后再不麻烦你，就不劳驾你来了。

在马路上，父亲和母亲分别推着自行车走。在路口分手的时候，父亲说：如果晚上我不回来，你锁好门，千万不要去找我。然后，他又说：那个非要来给我们烧锅炉的，不是谁派来监视我的吧？

母亲说：看着不像，去年他住过来那几个月，除了烧锅炉，就躲在他的床铺上看书。

母亲伸出手，在丈夫的自行车座垫上推了一下，父亲感到了一股力，他的自行车自觉自愿地向前滑行，两个人就分手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上开始飘雪花。天还没彻底亮起来，还保持着深蓝墨水的颜色。雪线是斜的，一直向着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奔走，像很尖的狼毫笔在

黑纸上勾出无数白线。父亲被这场雪下得满心烦乱，开会这个词，在他心里是一个多可怕的漫天旋转的怪物哦。现在，他又要去开会了。

雪从此没停，稀稀拉拉一直下了四天。

晚上，父亲在雪里回家。自行车的前轮把雪轧得吱吱叫，雪的叫声是最可怜短促的哀叫。父亲尽量把自行车骑得慢一点，他准备在路上把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都理清，让自己回到家以后，什么都不再想。可是，他哪里左右得了意识？已经看见家的灯光，脑子里还是污浊混乱的一团。

父亲用戴手套的手，轻微地敲门，里面一片咕咚咕咚的孩子们脚步响。那些让他时刻在惊恐中等待着的人，未来一定也是站在现在这个位置敲门，和他现在所用的力气不同就是了。他听到孩子们都在门口等他了。

父亲的眼镜片在进门以后立刻蒙上了白霜，他把眼镜拿在手里暖着。由于近视，他看见的不知道是几个孩子了，晃晃地很多哦，甚至还闻到了婴儿身上的奶的气味。在这么冷的冬夜里，又能回到家，见到家人，这使他很感动。他坐下来，脱掉棉鞋和毛袜子。四个孩子抢走了它们，每人拿到了一件。鞋袜都贴在温暖的暖气片上，它们每到冬天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，居然在这一年也没变。

最小的孩子说：爸爸，那个叔叔把锅炉里面都烧红了，我看见了！

父亲问：叔叔呢？

孩子们一起说：走了。

1966年冬天第一次下雪的晚上，没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，真安静的晚上。